

卡夫卡文集·叶廷芳/主编

上

卡夫卡

下

失踪者

Der Verschollene

(奥) 卡夫卡 / 著 徐纪贵 / 译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卡夫卡文集



失踪者

Der Verschollene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踪者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 徐纪贵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6

(卡夫卡文集)

ISBN 978-7-222-06548-2

I. ①失... II. ①卡...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6306号

失踪者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策 划：英特颂

责任编辑：马 清

特约编辑：刘 婧 彭金陵

责任印制：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70mm 1/32
印张	7
字数	225千
版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548-2
定价	78.00元 (全四册)

经销电话：021-56550055

一	锅炉工	1
二	舅舅	27
三	纽约近郊的乡村别墅	39
四	向拉姆塞行进	68
五	在西方旅馆	90
六	罗宾逊事件	111
	停车的地方肯定是……	144
	“起来！起来！”……	189
未完成稿片段		
(1)	布伦内尔达出行	198
(2)	卡尔看见……	203
(3)	他们乘车……	219



一 锅炉工

当卡尔·罗斯曼所乘坐的海轮放慢速度驶入纽约港时，他发现那照耀着自由女神塑像的阳光忽然间变得更明亮了。那座高耸的塑像，他已经观察了很久，她的那只握剑指天的手臂，犹如刚刚才抬起一般，而她的全身都沐浴着自由之风。

这个十七岁的青年，之所以被可怜的父母打发到美国来，是由于他受到一名女佣的诱惑而同她生了一个孩子。

这塑像真高。他内心里自言自语着。虽然他根本没有想到此刻该下船了，却身不由己地被那些从他的身旁蜂拥而过的越来越多的行李搬运工一步步挤到了甲板的边缘，紧挨着栏杆。

在航行途中曾有过点头之交的一个年轻人走过他的身旁时，对他说了一句：“怎么？难道您不想下船吗？”“我已经收拾好啦。”卡尔回答道，他那笑吟吟的脸上，洋溢着一个强壮青年的自豪感，他将箱子提起来一甩便放到了肩上。然而，当他看见这个年轻人一边晃动着手杖一边随着人流渐渐远去时，他才发现自己把雨伞忘记在下面的船舱里了。于是他恳求那人帮忙照看一下箱子，停在原地等他。虽然那人脸上露出不怎么高兴的神色，他却环顾了一眼四周，匆匆选了一条自以为便捷的途径，急急忙忙返身向下面的船舱挤过去。到了下面他却感到一阵后悔，因为他所选择的这一条本来以为可以缩短行程的通道，此时却关闭了——想来是为了方便全体乘客下船吧。于是他只得穿过无数的小客舱、一条又一条七弯八拐的走廊和一层接一层的短楼梯，还穿过了一间闲置着一张办公桌的空房子。尽管他走得十分辛苦，但是到头来却是名副其实完完全全地迷了

路——因为这条通道他只走过一两次，并且每次都是随大流而行。此时，走投无路的他，因为看不到一个人影，只听见上千百人没完没了地走动的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已经停车的机器最后一阵喘息般的轰鸣声，于是他干脆停住了忽东忽西瞎闯的脚步，想也没有想便顺手在身边的一扇小门上敲了起来。

“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人大声应道，卡尔终于松了一口气，把房门推开。

“您为何使劲撞我的门？”一个巨人对卡尔不屑一顾地问道。

天花板上有一个透光孔，从上层一盏早已用旧的电灯洒下来一束昏黄的光，照射着这间小得可怜的斗室。室内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加上这个巨人，相互紧紧地挤在一起，犹如库房里堆放的货物一般。

“我迷路了，”卡尔说，“航行途中我根本就没有发现，这艘船真是大得不得了。”

“您这倒是说对了。”那人不无自豪地说，同时却并没有停止摆弄一只小箱子上的锁。他两手并用，一次又一次按压，想把锁锁上。

“那您就进来呀，”那人又说，“您总不能一直站在门外吧？”

“我会妨碍您吧？”卡尔问道。

“您哪会妨碍我呀。”

“您是德国人吗？”卡尔还想弄确实，因为过去他常常听人说起，在美国，爱尔兰人特别爱威胁新移民。

“对，我是德国人。”那人回答。

卡尔仍在犹豫。此时那人却一下子抓住门柄，连门带人将卡尔关进门内。

“我不能容忍别人从过道里向我的寝室里观望，”那人说罢，又开始摆弄自己的箱子，“每个人路过都要往屋里瞧瞧，对许多人来说，这都是一种考验。”

“但是现在过道里并没有别人呀。”卡尔说。由于室内空间狭小，他只得紧缩着身体依在床柱子上，感到很不自在。

“现在确实是没有别人。”那人说。

说的就是现在嘛，卡尔心里想，同这人真难沟通。

“您干脆躺到床上去吧，那样您倒能有更多的空间。”那人说。

于是卡尔便往床上爬，接着便因为自己没有能够顺利地翻身上床而笑了起来。但是刚刚在床上躺下，他便叫道：“糟糕，我简直把我的箱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箱子忘在哪儿啦？”

“上面甲板上。托一位熟人照看的。只是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他从母亲为他出远门缝在上衣衬里内的暗袋里，摸出来一张名片，“布特鲍姆，他叫弗兰茨·布特鲍姆。”

“您急需这箱子吗？”

“那当然啰。”

“那您为何要将它交给连名字都没有记住的人呢？”

“我把雨伞忘在这下面了，便跑下来取，又不想拖着箱子下来。不料我却在这下面迷了路。”

“您是孤身一人？没有人陪您？”

“是的，一个人。”也许我应该依靠此人吧——卡尔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那我就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朋友。

“而现在您的箱子也丢掉了。雨伞就更不用说了。”他坐到椅子上，仿佛此时才对卡尔的事产生了一点儿兴趣。

“我却相信，箱子是不会丢失的。”

“有信仰¹才有幸福嘛，”他边说边用手使劲地挠着又黑又浓的短头发，“在船上，是换个港口就换一种风俗。若是在汉堡，您那个布特鲍姆有可能会替您守着箱子，而在此地，极有可能连人带箱子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啦。”

“我现在必须立刻上去看看。”卡尔一边说一边左看右看，为的是找到下床的方法。

“您别动。”那人却一边说一边用手按住他的胸部，毫不客气地将他往床里推。

“为何如此？”卡尔生气地问他。

“因为毫无意义。”那人说，“过一会儿我也要走，然后咱俩一道上

¹ 此处原文*glauben*是多义词，可理解为相信、信任、信仰等。——译注

去。要么就是箱子已被偷走，反正无法可想了，即令您伤心哭泣，哭到您有生之年结束也把它哭不回来；要么那人仍在守着您的箱子，那他肯定是个大傻瓜，当然会继续照看着；也可能他是个守信用的人，自己离去，却让箱子放在原地不动，那我们等到船上的人都走了之后再去找，还更容易找到呢。您的雨伞也是这样。”

“您对这船很熟悉吧？”卡尔有点儿怀疑地问道，因为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种在人走光了的船上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东西的说法虽然令人信服，却仿佛掩盖着害人的陷阱一般。

“我是船上的锅炉工嘛。”那人说。

“原来您是船上的锅炉工。”卡尔一听，高兴得叫起来，仿佛这是一个超出自己期望的最好的消息。他用双肘支撑着上身，凑近锅炉工端详着。“正好在我和几个斯洛伐克人同住的客舱的前面，有一个舱口，往下看就能看见机舱。”

“不错，那里正是我干活儿的地方。”锅炉工说。

“我一直都对技术很感兴趣，”卡尔若有所思地说，“要是我没有被迫到美国来，我将来一定会成为工程师的。”

“您怎么会被迫到美国来呢？”“唉，别提了。”卡尔边说边把手一挥，犹如想把这个故事抛开一般。与此同时，他笑吟吟地注视着锅炉工，仿佛要请求他谅解自己没有把被迫来美国的真实原因和盘托出。

“肯定是有某种原因啰。”锅炉工说，但是卡尔不明白他用这种腔调说话，究竟是要自己把原因讲出来呢还是不讲出来。

“我现在也可以当锅炉工，”卡尔说，“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不管我现在干什么，他们都是无所谓的。”

“我的岗位将会空缺出来。”锅炉工说，他完全是有意识地将双手插进裤兜，把穿着皱巴巴犹如皮裤一般的铁灰色裤子的腿一举便搭到床上。

卡尔只好缩身再往墙壁靠。“您要离开这条船？”

“是的，我们今天下船。”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您不喜欢在船上工作？”

“这个嘛，说起来，关键是各方面的关系问题，喜欢不喜欢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过，您说的也对，我的确不喜欢在船上工作。看起来，

您也并非下定决心要当锅炉工，但是正因为如此，您才会感到当锅炉工是最轻松的活儿。所以我劝您，一定不要当锅炉工。假如您原来想在欧洲上大学，那么为何不可以在此地上大学呢？美国的大学好得多嘛。”

“这是可以考虑的，”卡尔说，“但是我差不多是身无分文，怎么上大学？我曾经看过关于某个人物的传记文章，讲他白天在商店里打工，晚上学习，最后当了博士，记得还成了市长。但是，为此必须有极其坚强的毅力，对不对？我怀疑自己缺乏毅力。而且我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对于离开学校我确实丝毫感到难受。此地的学校或许更严格一些吧。英语我也几乎一窍不通。况且此地对外来移民是怀有偏见的，我认为。”

“这些您都已经知道啦？那好，真不错。您可以算是我的盟友啦。您想想看，我们是在一条德国船上，专跑汉堡至美国的航线，为何船上却并非全是德国人呢？为何船上的高级机械师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名叫舒巴尔。这真是不可思议。这个无赖，他竟敢在一条德国船上虐待我们德国人，您可不要以为——”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只手举起像火炬一般——“我只是为了吐吐怨气而已。我知道，您并无任何影响力，您自己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小伙子，但是现在这世道真是太坏了。”

他用拳头在桌子上咚咚咚地擂，一边擂一边盯住自己的拳头不转眼。

“我在许多船上都干过，”他一口气报出了二十个船名，船名首尾相连，仿佛是一个词儿一般，使卡尔听得糊里糊涂的，“我的表现出色，受到夸奖，船长们认为我是个合他们的口味的工人，我甚至于在同一条商船上接连干了好几年，”他起身站着，犹如这是他毕生事业的顶峰一般，

“而在这条棺材般的船上，一切都被规定捆得死死的，毫无乐趣可言——在这里我是个废物，在这里我是舒巴尔的绊脚石，我成了个懒汉，我只配被他抛弃，我承蒙他们的恩典而领取工资。您明白吗？我自己却一点儿也不明白。”

“您可真不该这么逆来顺受的。”卡尔激动地说。在他的心里，刚才还觉得这条船——停靠在地球上人们尚不了解的一片大陆的海岸边的这条船——在摇晃，而此时此刻，这不稳定的感觉几乎已经全部消失，在这个锅炉工的床上，他感到一切是那么的熟悉。“您已经去找过船长了吗？您

已经到船长那里讨回公道了吗？”

“哎呀，您走吧，您还是走了好。我不想把您留在这里。您并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就想给我出主意。我怎么可能去找船长讲理嘛。”锅炉工疲惫地坐下，两手支撑着脸庞。

我无法给他出个好主意。卡尔在心里自言自语。他觉得，他最好还是去找回自己的箱子，而不是在这里给别人出什么馊主意。当他同父亲永别之时，父亲把箱子交给他，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他：你能把这箱子保管多久呢？而此时这只珍贵的箱子或许已经是确确实实地丢失了。此时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即使父亲设法打听，也毫无可能获悉他眼下的这种处境。轮船公司只能够告诉父亲一条消息，就是他已经到达了纽约。但是卡尔感到可惜的是，箱子里的东西他几乎一件也没有用过，虽然他早就有必要——例如说，换换衬衣了。结果他却是在不该节省的地方节省了，而今正当他在自己的奋斗历程的起点，需要衣着整洁地亮相时，却只能穿着脏衬衣出场了。这可真是前景美妙啊。本来丢失箱子也不该成为如此倒霉的事，因为他穿在身上的这套西装要比放在箱子里的那套好，箱子里的那一套只是应急的备用西装，是母亲在他动身前夕赶着亲手缝好的。这时他才想起来，箱子里还有一根意大利维罗纳香肠，是他的母亲作为额外的补给加装在他的箱子里的，一路上他只吃掉了很小一截，因为他在航行途中根本没有胃口，在夹层统舱里分发的汤就已经足够他把自己的肚子灌得饱饱的了。而此时，他却希望手中有这么一根香肠，以便把它奉献给锅炉工。因为对于这号人，只要塞给他一点儿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就很容易将他拉拢过来了。这种诀窍，卡尔是从父亲身上悟出来的。他的父亲过去就是通过分送雪茄烟的办法，将那些与他的业务有关的低级职员统统笼络住的。但是现在，卡尔随身所带的可以赠送的就只有钞票，而因为他的箱子很可能已经丢失了，所以他暂时还不打算动用这些钞票。思绪至此，又勾起了箱子问题，他真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在航行途中一直慎之又慎地保管着的箱子——为这箱子他一路上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竟然如此轻率地让人提走呢！他回忆起，有五个深夜，他一直怀疑那个睡在他的左面隔着两个铺位的矮小的斯洛伐克人——那人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卡尔的箱子，也不知道他的脑子里在转着什么样的坏念头。他始终在窥测时机，只

要卡尔撑不住而终于合眼打个小盹儿，他可能就要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箱子拖到自己的面前——他在白天始终摆弄着这根棍子，练习各种动作。观其外表，他显得清白无辜，可是夜幕刚刚落下，他便不时地从铺位上抬起身子，用忧伤的目光盯着卡尔的箱子。这种情景卡尔看得一清二楚，因为舱内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有人怀着离乡背井的移民焦躁不安的心情燃起一点小火（尽管船上的规章是禁止这么做的），就着火光仔细阅读移民旅行社的那些很难读懂的说明书。如果在近旁有这么一点亮光，卡尔就敢于闭眼睡一会儿，但是如果亮光较远，或者四周一片漆黑，他就不得不睁着眼睛不睡啦。神经这么紧张，他被弄得疲乏不堪。而事到如今，看来他那时也是白费精神了。这个布特鲍尔，但愿有朝一日能够碰见他。

此时外面远处响起细碎的犹如小孩子行走的脚步声，打破了一直笼罩着的宁静气氛。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听起来像是一队男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行进过来了。显然他们在这狭窄的过道里是单列行进，听起来像是有武器碰撞的叮叮当当之声。此时躺在床上的卡尔，本来已经快要抛开关于箱子和斯洛伐克人的思虑而迷迷糊糊进入梦乡了，却一下子惊醒，便推推锅炉工，要他注意，因为过道里队伍的领头人好像是正走到了这间寝室的门外。

“这是船上的乐队，”锅炉工说，“他们在上面演奏完了，现在回寝室包装行李。这会儿是一一切都结束了，我俩可以走啦。走吧。”他抓住卡尔的手，在这最后一刻还要取下床上方墙上的圣母像，塞进自己的上衣袋里，然后提起箱子，同卡尔一道匆匆离寝室而去。

“现在我要去办公室向那些先生们表明我的态度。此时那里已经没有外人了，我们不必有任何顾虑。”锅炉工用异样的语调重复着这句话，一边走一边将脚伸向侧面去踩一只老鼠——这只老鼠正从他的面前穿过，他这一踩，反而迫使它更快地溜进刚好跑拢的那个洞里去了。他的动作迟缓，因为他的腿虽然长，但是却太沉重了。

他俩穿过一间厨房，只见里面有几个姑娘身着又湿又脏的围裙，正在大木桶里清洗炊具和餐具。锅炉工把其中一个名叫琳妮的姑娘唤到身边，弯过手臂搂住她的腰部，带着她走了一小段，而那姑娘却一直娇嗔作态，不停地扭捏着身躯，力图挣脱他的搂抱。“现在我要去领工资了，你想一

道去吗？”他问她。“我干吗要那么劳累呢？你把钱给我送来不是更好吗？”她答道，接着一下子就从他的臂弯里溜走了。“这个英俊少年你是从哪儿搞来的呀？”她又大声问了一句，却并不想听到回答。听得见那些姑娘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大笑起来。

他俩继续朝前走，旋即来到一扇门前。这门的上方有一块由一组镀金的微型女性形象支撑着的小小的楣饰。在船上装饰这种东西，显得极度奢华。卡尔记得，他从未到过这一带，很可能在航行期间只允许头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进入，而现在全船大清扫时，才把起分隔作用的门全部拆卸下来。他俩也确实碰见了一些男人，他们扛着扫帚，纷纷同锅炉工打招呼。见到这种忙碌景象，卡尔感到惊奇。他一直在夹层里食宿，当然对此知之甚少。沿着通道还有电线，也一直听得见隐隐约约的铃声。

锅炉工毕恭毕敬地在门上敲了几下，听见里面有人答应“进来”时，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卡尔不必害怕，尽管进去。卡尔跟随他进门，但却停在门口。从这个房间的三个窗户向外望，看得见海浪起伏。此时看见波涛欢快地涌动，卡尔竟然还会怦然心动，仿佛他并没有经历过只能看见大海的这漫长的五天一般。一艘艘巨型海轮穿梭来去，它们的沉重身躯劈波斩浪而过。眯着眼睛看，那些船只似乎纯粹是由于重力作用而晃动着。它们的桅杆上挂着的又窄又长的旗幡，虽然由于船在行驶而绷得很紧，却忽左忽右地飘动着。从不远的海面上驶过的军舰上，仿佛响起了礼炮声，那军舰上大炮的钢铁长管反射着阳光，虽然它的行驶还算平稳，但是并非保持着水平的状态，一尊尊大炮犹如摇篮中的婴儿一般，随着波浪的起伏而晃荡着。站在门口向窗外看，只能望见远处的小船和小艇，它们成群结队地驶入大船之间的空缺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纽约，卡尔注视着那边摩天大楼上的千百个窗户。只有站在这个房间里，你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在一张圆桌旁边坐着三位先生，其中一位身穿蓝色制服，是船上的高级官员，另外二人穿着黑色的美国制服，是港务局官员。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那位高级官员手拿着笔在文件上划，然后将文件递给两个港务局官员。这两名港务局官员忙着阅读文件，作摘录，将文件放入公文包内，其中一个几乎一直不停地将自己的上下牙磕碰出声的官员有时还要口授几个字，让同事记录下来。

靠窗有一张写字台，一位瘦小的先生背朝着门口坐在旁边，从面前与他的头顶一般高的又粗又重的书架上取下对开本大书翻看着。他的旁边还有一只打开的钱箱——乍一看里面是空的。

另一个窗户旁没有家具，很方便向外眺望。在第三个窗户旁边却站着两位正在低声交谈的先生。其中一位倚在窗户旁，他身上也穿着船上的制服，把玩着自己的剑柄。与他对话的另一位却是面向窗口，有时还伸手去翻看对方胸前悬挂着的一排勋章。他没有穿制服，却有一根细杆儿竹手杖，因为他是双手叉腰，故而竹手杖看起来也像是一把佩剑。

卡尔还来不及细看这一切，便见一个仆役向他俩走来。仆役问锅炉工有何贵干，问话时他的眼神表明，锅炉工与这个办公室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锅炉工的答话同他的问话一样低声细语，他说他要同总会计师谈一谈。仆役听后，以独特的方式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行，但是却踮起脚尖围着圆桌绕了个大圈儿，走到那位正在翻阅对开本大书的先生的背后。而那位先生听了仆役之言，最初显然是感到不解地愣住了，过了片刻才扭头来看这个想同他谈一谈的人，随后十分严肃地先对锅炉工，接着又对仆役挥手示意，要他们出去。于是仆役转身回到锅炉工的身边，像说什么机密话一般低声说道：“快出去！”

锅炉工听了此话之后，低头看了卡尔一眼，仿佛卡尔是他自己的心灵，可以听取他无声地倾诉自己的苦难一般。眼见锅炉工遭受如此委屈，卡尔想也没有想，便径直横穿过房间，不小心还把高级官员所坐的椅子轻轻碰了一下，而那仆役则弯着腰跑过来，张开双臂犹如要抓什么怪物一般。不过卡尔却抢先跑到总会计师的身旁，紧紧地抵靠在写字台的侧面，以防仆役将自己拖走。

这么一来，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当然都活跃起来啦。坐在桌旁的高级官员一蹦而起，而那两名港务局官员却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幕，靠窗相对而立的二位此时则变成了并肩而立，一齐看着室内。此刻那仆役自知已无资格介入此事，因为高贵的先生们都开始关注事态了，于是他便知趣地退回原地。锅炉工站在门口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准备一旦需要立即上前声援卡尔。总会计师终于坐在椅子上大幅度地向右扭转了身子。

卡尔此时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护照。事已至此，他已经不怕这些

人知道自己的上衣有内袋了。他把护照打开放在桌上，却没有开口作自我介绍。而那总会计师却仿佛并不重视这本护照似的用两个手指头将它弹到一边去。于是卡尔将护照又重新收进衣袋里，仿佛这一放一收手续便办好了。“请允许我说一句，”接着他开口说道，“我认为锅炉工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船上有个名叫舒巴尔的人逼他陷于困境。而他在许多船上干过，他能向各位报出那些船的名字来，对他的工作，他们都很满意，认为他干得很好，工作勤奋，然而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在这条船上他就让人讨厌了呢——在这条船上干活，并不比商船上更难嘛。之所以他不能晋升又得不到理应得到的赞扬，只能归因于有人对他恶意诽谤。而我只不过是讲出了此事的一般情形，他的具体苦衷还是由他本人来向各位倾诉吧。”卡尔之所以要对在场的全体先生说这一番话，是因为他们确实都在注意地听，还因为这些人全部相加，想来是能够抵得上一个主持正义的人士的，比总会计师单枪匹马扮演公道人要好。而且卡尔还颇有心计地不让听众知道，他也是不久之前才认识这个锅炉工的。不过，倘若不是因为他从现在所站的位置初次看见了那位带着一根竹手杖的先生并且被他那一张红脸膛弄得困惑而惶然的话，他原本也可以把话说得精彩得多的。

“他的话句句是真。”锅炉工不等别人问他便说道——不仅无人问他，甚至于还没有人看他一眼哩。

此时，幸好那位胸前挂着勋章的先生显然已经决定要倾听锅炉工的申诉了，因而锅炉工的操之过急才没有酿成大错。到这一刻卡尔才明白了，这位先生正是船长。他伸手招呼锅炉工：“过来吧！”他的口气斩钉截铁一般。此时卡尔心里毫不怀疑，事已至此，就全凭锅炉工本人的表现了——因为他是有理的嘛。

所幸的是，此时锅炉工的举止表明，他是一个阅历丰富、处变不惊的人。他以堪作表率的冷静神态，从自己的小箱子里一下子就取出一小卷纸和一本笔记簿，犹如不言而喻之事似的，对总会计师根本不看一眼，便走到船长面前，将这些证明材料放在窗台上。于是总会计师不得不亲自凑过去。

“此人是个有名的牢骚客，”他解释道，“他在会计室比在机器房的

时候还要多。他把舒巴尔这位好好先生都气疯了。听着！”他转身对锅炉工说，“您也太狂了。您常常被人从出纳室里轰走，因为您所提的要求根本没有道理，毫无道理，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活该被撵出门！您又常常从那儿跑到总会计室来！人们无数次好心好意地规劝您，舒巴尔是您的顶头上司，您作为他的部下，就该服从于他嘛！而现在您竟敢来到这里，趁船长正在这里的时机，不羞不臊地骚扰他，还恬不知耻地带来这个小伙子作为代言人，教唆他讲出您想讲而不敢讲的荒唐无聊的责难之语。这个小家伙我还是第一次在船上见到哩。”

卡尔竭力按捺住自己不要冲上去。但是没有料到船长此时却插言道：“我们还是听听他要说什么吧。这个舒巴尔现在也确实背着我越来越自行其是了呀，不过我这样说可并非要给您撑腰哟。”末尾这句话是对锅炉工说的——他没有及时为锅炉工说话，也是极其自然的，不过，看来事情已经转入正轨啦。于是锅炉工开始讲述起来，而且一开头就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尊称舒巴尔为“先生”。卡尔站在此时已无人理睬的总会计师的写字台旁边，心情畅快，高兴得把桌上称信的台秤一次次地往下按。

“舒巴尔先生是没有道理的！舒巴尔先生优待外国人！舒巴尔先生惩罚锅炉工，让他到机器房外面去打扫厕所，这肯定不是锅炉工该干的活儿！舒巴尔先生究竟是不是个能干的人，真值得怀疑，精明干练只是虚假的表象，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锅炉工诉说时，卡尔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船长，仿佛自己是锅炉工的亲密同事一般——他之所以流露出这种神态，完全是因为害怕锅炉工用词不当的叙述会引起对自身不利的后果。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听不明白，锅炉工喋喋不休的讲述，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虽然船长那直视锅炉工的眼睛表明，他这次一定要把锅炉工的讲述从头至尾倾听完毕，但其他的先生们都已经不耐烦了，锅炉工的声音也很快失去了震慑全场的威力，使在场的某些人听了不免暗暗地为他担心。首先是穿便装的那位先生开始用自己的竹手杖敲地板——尽管响声很轻。其余的先生们当然是东张西望地转移了注意力，而港务局的先生们显然是想赶快干完自己的工作，于是又重新拿起文件来看——虽然还有那么一点儿魂不守舍的神态。那位高级船员又回到自己的桌旁，总会计师自信已经稳操胜券了，于是讥讽般地长吁了

一口气。而在这整间屋子里弥漫着的漠然气氛中，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那名仆役，他对这个被大人物们踩在脚下的可怜汉子的苦难心怀同情，神色严肃地向卡尔点点头，仿佛要以此表达什么意思一般。

在此期间，窗外的海港上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一条平板货船贴近驶过，船上精心码放而绝不会滚动的大桶堆积如山，差不多将阳光完全挡住，使室内瞬间暗了下来。一些小型摩托艇随着挺立在舵轮后面的人双手的动作而笔直地驶过，发出轰隆的响声，要是此时有闲暇，卡尔真可以仔仔细细地观望一番。奇形怪状的物体或东或西自动地从从不平静的水面冒出来，随即又被淹没，使观看者无比惊奇。水手们划着从蒸汽机驱动的海轮上放下来的小船，浑身是汗。小船上坐满了乘客，他们仿佛是被迫坐在船里似的静默无声而又满怀怀着期待——虽然其中也有几个人忍不住要扭头观看不停变换着的海景。无休止的运动，焦躁不宁的情绪，从不平静的物体传递给无依无靠的乘客，传递给奋力劳作的水手们。

尽管全都在催促他赶快讲，提醒他说话要清晰，表述要准确，可是锅炉工究竟是怎么啦？他虽然说得汗流浹背，先前在窗台上放了一下的一叠纸，早已因为他的双手不住地颤抖而拿不稳，他脑子里种种责难舒巴尔的话一齐从四面八方涌到口边，他觉得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将这个舒巴尔置于死地，但是他说给船长听的，却完全前言不搭后语，毫无逻辑性可言。手拿竹手杖的先生早已在对着天花板唏嘘不已了。港务局的先生们把高级官员又拉到桌边，他们的神情表明，他们再也不会把高级官员放开了。总会计师显然是慑于船长不动声色地静听锅炉工的讲述而忍住没有向锅炉工发难——他本来是很想如此的。仆役则急切地盼着船长发出关于锅炉工的指令。

此时卡尔再也不能继续袖手旁观啦。于是不慌不忙地向那群人走去，一边走却一边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尽可能恰如其分地介入此事。眼下确实已到了最后关头，再过一瞬间，他俩就完全可能被人一脚踢出办公室了。有可能船长确实是个好人，况且卡尔觉得，正是在此时此刻，船长特别应该显示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上司。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毕竟不是一件可以任人摆弄的工具——而锅炉工此时之所以想把船长当作这么一件工具，当然是由于他怒火中烧而欠考虑的缘故。

于是乎卡尔对锅炉工说道：“您应当讲得简洁一些，明确一些，像您这种讲法，是不可能令船长先生感到值得倾听的。要是他知道所有的机器操作工和听差的名字甚至于教名，那么他就可能在您提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时立刻联想到这是哪一个人了。您还是将您要告状的事排排先后次序吧，先讲最重要的，然后由重到轻按顺序逐个往下讲其他事，也可能后面大多数的事都没有必要提及了。您讲给我听时不是都说得很清楚的嘛。”他口里这么说，心里却略觉歉意——既然在美国可以偷走别人的箱子，偶尔撒个谎也是可以的啰。

要是这样撒个谎就能助他一臂之力那就好啦！现在是否为时已晚了呢？虽然锅炉工一听到熟悉的声音，便立即中断了自己的讲述，可是他却因为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回忆起往昔的遭遇太可怕了，眼下又面临着特别的困境，所以泪水盈眶，此刻根本无法清楚地认出卡尔来。事情既然已到了这一步，卡尔便缄默无语地呆立在这个此刻哑然失声者的面前，他明白了，事情既已如此，怎么可能使锅炉工突然改变讲述的方式，因为看起来他已经感到，尽管刚才把要讲的都和盘托出了，却丝毫没有得到认可，仿佛他刚才什么都没有讲过似的，现在又不能强迫在场的先生们把全部内容再听一遍。在这样的时刻，卡尔这个家伙——自己的唯一追随者，却还要教训自己，但这教训不仅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反而使他明白了，自己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卡尔心想，要是我早些介入就好啦，我不该只顾自己向窗外眺望，于是他在锅炉工面前低下了头，两手贴在裤缝上，表明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但锅炉工却误解了卡尔的意思，他怀疑卡尔在心里暗暗地谴责他，而且很想把谴责之意吐露出来，于是他开始同卡尔争吵起来，这便把他的行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坐在圆桌旁的先生们，面对这毫无意义的闹哄哄的场面，早已愤怒到了极点，因为他们的重要工作受到了干扰。总会计师渐渐地觉得对船长的忍耐性难以理解，心中的怒火眼看就要爆发。而那个仆役又完全回到自己老板的阵营里，他用恶狠狠的目光打量着锅炉工。拿竹手杖的先生——连船长都时不时地要对他友善地瞥一眼——已对锅炉工失去了兴趣，甚至于可以说是厌恶透了，此时他掏出一个小小的